

私

家

秘

藏

小说百部



1242-51

8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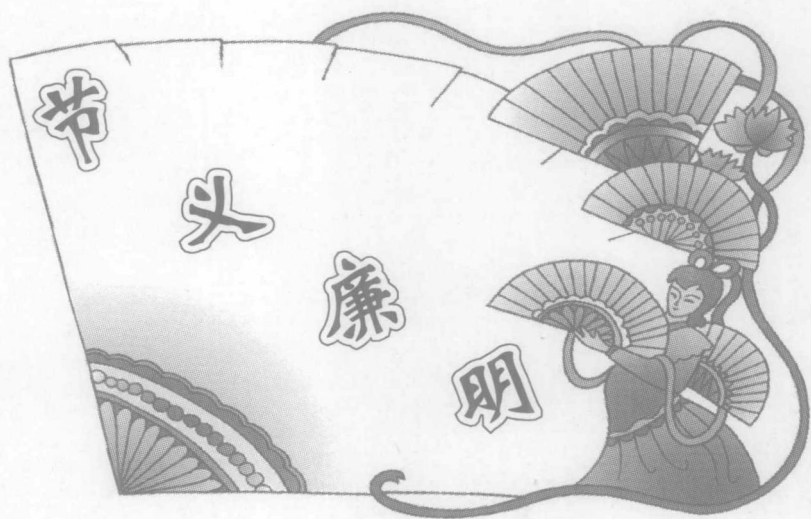
私家秘藏

小说百部

主编 金成浦 启明

第八十六卷

远方出版社
内蒙古大学出版社



不题撰人

目 录



第 一 回	廉老儿念风雪冷济饥人 葛神仙乘天灾巧指吉地	(5)
第 二 回	阴功获报老蚌生珠 明眼识人野莱倚玉	(14)
第 三 回	六岁儿嬉戏动春卿 八座官丝萝攀野老	(23)
第 四 回	小书生移眉眼戏老师 蠢丈母变心肠逐娇婿	(32)
第 五 回	世情母劝娇儿改节 贞心女励良婿读书	(41)
第 六 回	美遇毛延敛娥眉而着鬼 驥逢伯乐展骏足以惊人	(50)
第 七 回	幸小姐避金夫仓皇岐路 毛御史怜玉人接引同舟	(59)
第 八 回	报捷音行聘礼没兴一齐来 惊失女悔更盟有祸成双至	(67)
第 九 回	小解元才高察出旧仙名 俏媒婆事急充做新人嫁	(76)
第 十 回	宦家爷喜联才美借唱酬诗择偶 穷途女怕露行藏设被窝计辞婚	(85)
第十一回	幸小姐借温存巧弄机关 廉解元因漫骂暗遭哄骗	(91)

节

义

廉

明



- 第十二回 冷眼惑衣冠不识旧时人
热心得情弊立救当场祸 (99)
- 第十三回 幸小姐乔装假病
廉状元钦赐完婚 (107)
- 第十四回 你为我奔我因你走同行不是伴
他把谁呼谁将他唤事急且相随 (115)
- 第十五回 苦在心头没奈何庭前讲礼
喜从天降有商量闺内调情 (124)
- 第十六回 奇男子被巧瞒误上小巫山
美佳人分说破明结大花烛 (132)



第一回 廉老儿念风雪冷济饥人 葛神仙乘天灾巧指吉地

诗曰：

富贵功名命所遭，
命遭绝不爽分毫。
王侯纵贵时能遇，
饮啄虽微数莫逃。
石季不谋偏获利，
刘蕡苦读也徒劳。
试思造物凭何计，
惟有施仁积善高。

话说前朝，湖广孝感县城外鸿渐村地方，有一乡民，姓廉名野表号小村。其妻潘氏，早生一子，取名洁儿。夫妻三口，是磨豆腐为生，又兼卖些冷酒过日。这廉小村为人忠诚朴实，虽是一个穷汉，却专喜行些善事。见人饥饿，便肯留他来家吃饭；见人寒冷，便肯将旧衣旧裳与他穿着。故此远近之人，皆称他为廉善人。我且问你：“他一个做小生意之人，只好日趁日活，如何得能有余，行此善事？”谁知行善只论心不论人。这廉小村本心生来恻隐，每日做了生意，到晚来结帐，将这一日所赚的银钱，扣定了一日食用盘缠，余下的他便尽着为施舍济人之用。正所谓“存心无大小，积德不嫌多。”又喜得妻子潘氏，也一心一意帮助丈夫，连他绩麻拈芋的银钱，俱凑着与廉小村作善事济人。如此行善，已非一日。忽一年深冬时候，一日彤云密布，朔风透体，



早霏霏扬扬降下一场大雪。怎见得？但见：

柳絮漫漫，梨花片片。四下里朔风紧，乱煽鹅毛；半空中阴气浓，碎裁鹤翅。投林鸟东西飞，没处寻巢；行道人南北走，从何觅路？缕缕银丝，银丝结就玉楼台；纷纷玉屑，玉屑妆成银世界。团成阵，压损溪梅不放花；结作冰，冻痴檐雀无声叫。果然是：日月无光冷气侵，埋藏青绿盖红尘。已掩大地冬收尽，不信乾坤还有春。

这一场大雪，只下得连宵达旦，将廉小村磨豆腐的水缸都冻成一块。此时路绝人稀，那个还想做甚么生意。廉小村夫妻、母子坐在门前，只将些槽枥柴煨做地炉烘火。正燃烘着，忽见一个人，破衣破帽，像花子一般，赤着双脚，在雪中走过。廉小村看见心中甚是不忍，连忙招手道：“走路的老兄，这样大雪，你在雪中行走，可不冻坏了。且请到我家歇息歇息，吃碗热茶，等雪缓些再走何如？”那人听见便回过头来，笑嘻嘻说道：“原来你老人家到有些善心，可敬，可敬，只得要领情了。”因走上阶头。廉小村见他肯来，不胜欢喜。因在炉中斟一杯热茶与他吃，道：“我看你身上单薄，可到里面来，火上烘烘，也得些暖气。”那人道：“我是个穷人，又是个外人，怎好进来烘火。今感你好意，我只在此阶檐站立，等雪略住些就去，也就够了。”廉小村道：“人身俱是一样，有甚穷富，何分生疏。况且这等大雪，那个顶着锅灶走，你到那里去觅食。不如暂住在我家，粗茶淡饭，住一日。等天好了去也不迟。”便一手将这入扯了进门，到火边大家同烘。那人不胜欢喜。过不多时，潘氏就去洗锅抹灶，收拾饭来。廉小村竟与这人共桌同吃。吃完，到了夜间，就在外面一间，将些稻草与他做铺，和衣而睡。正是：

堆金积玉有时虚，
积德从来不负吾。

吐火葛翁来示引，
犁牛早已育麟驹。

你道这穷人是谁？原来是葛仙翁。他见瑞雪飞扬，变幻了道相，来踏这些玉屑琼瑶，以作道家游戏，不期遇着廉小村。见他有些善念，久种善根，因动了个救度他的念头。但以道眼观之，却见廉小村夫妇心虽好善，却非修真了道的骨格，又无超凡入圣的根基。因想道：“看他广种福田，只好为子孙功名计耳。”又看看洁儿，也只平常。因又想道：“他既种善根善缘，固自有在。但遇我一番，又怜寒推食有些善心，何不指他一条富贵荣华之路，以启后人精进向善之功。”算计定了，方才睡下。睡便睡下。因见他单墙薄壁，夫妇三人怕寒畏冷。他便在草铺中暗暗的将口张开，吐放出三昧火气。顷刻间，满屋中热气腾腾的起来。廉小村三人一觉醒来，觉得暖气蒸人，微微汗出。廉小村因对妈妈说道：“我们盖了棉被，又盖上衣服，故此暖热。那人和衣睡在草铺上，不知怎么样冷哩。”妈妈道：“你也想得是，何不将我们盖的衣服揭了去，与那人盖盖也好。我们有棉被，料想也不冷了。”廉小村道：“这也说得是。”因爬起来穿上棉袄，卷了两件盖的衣服，走出外间，要与那人遮盖。不期走到外间，只觉外间的热气腾腾比房中的更暖，再走近铺前，早听见那人鼻息如雷，睡的甚热，知道他不甚冷，遂不打动他，扔抱了衣服进房，对妈妈说道：“原来天气变了，外间竟不冷。那人睡得浓浓的。我故不去打动他。”妈妈道：“天气变，明日定然天晴，好做生意。”二人说罢，依旧睡了。到了天明，葛仙翁恐怕露相，忙敛气息火。及廉小村起来，依旧寒气侵入，还是一天风雪，心下大惊。因忙到外间问那人道：“你昨夜可冷么？”那人笑道：“冷是冷，我却不知道。”廉小村又问道：“你可热么？”那人又笑道：“热是热，我也不知道。”廉小村道：“做个人，怎么冷热俱不知？”那人又笑说道：“我们是熬炼就的身躯，总不受阴阳相摩，寒暑剥复，故





不知也。”廉小村听了不解其意，便去开门看天。早看见雪压天低，四下里俱变了银妆成粉铺就的世界。雪尚不止。廉小村忙将门关上，伺候饭煮熟，同着那人吃了。廉小村遂取了一个小布袋，又取了雨具，因对那人说道：“你在此坐坐，我到前面买了豆子便回。”说罢，就出门去了。那人见他去远，因对洁儿说道：“我也要往前村，寻一个人说话，去了就来的。”也竟自去了。过不多一会，廉小村回家将豆子放下，抖去了身上的雪，却不见了那人。便问妈妈与洁儿道：“那个人那里去了？”洁儿道：“爹爹出门他也出门去了，说是就来的。”廉小村听了甚是不悦道：“真是你们妇人孩子家识见浅薄，一个穷人能吃得我家多少，这雪又不是整年下的。况且这般寒冷天气，这人身上衣服又少，如何放他出门。毕竟是你娘儿两个见我不在咽喉了几句，他住得不安稳，故此冒雪而行了。若是有人收留还好，倘若没人留他，他又忍气不肯回来，只怕冻死在荒郊，也是有的。”遂将妈妈并儿子埋怨不了。潘氏只得说道：“我母子在家，并不曾与他说话。他自己要去去的，又不曾赶他。他原说就来的，你不要错怪了人。”廉小村听了冷笑道：“一个人能鉴貌辨色，他又不是娃子家，难道看不出人的嘴脸。古语说得好，礼貌衰则客去。你们的嘴脸，想是有些难看。他见了自然坐不住，何必要赶。你只看他如今可来了。”过了一会，又说道：“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。你也不想想，你若在雪中行走，冷也不冷？只怕你如今烘着火，还叫冷哩。”妈妈被老儿琐碎了一番，只得忍气吞声，不敢言语。正是：

真人绝不与人知，
去去来来任所之。
若有一诚能感动，
便教去了有来时。

到了次日，雪霁天晴。廉小村依旧做生意过日。不知不觉早



已过了残年。到了正月初三，廉小村同着妈妈、洁儿正在堂中吃饭，忽听得门前有人叫道：“老善人在家吗？”洁儿连忙走出去一看，却就是去年不见的那个人。便满心欢喜，意似拾了一件宝贝的一般，连忙回身叫将进来道：“爹爹你旧年怪我不留的那个人，今日喜得又来了。如今在外面叫哩。”廉小村同妈妈听了。连忙放下碗箸，慌忙出来见他。那人见了，将手一拱，笑嘻嘻的说道：“老爹奶奶，新年纳福，不作揖了。”廉小村道：“你旧年为何不别而行？到叫我记念不了。”潘氏也说道：“只因你去后，我被这老儿日日埋怨，说我不留你打发你走的。”那人笑道：“老爹也不要错怪，奶奶也不要着恼。当日我去时原打帐就来，不期有事耽阁，直至今日方来见你。”廉小村喜之不胜，就留他吃饭。那人也不推辞，竟坐下就吃。吃完忽抬头见后屋点着香烛，因问道：“里面是供养着甚么菩萨？”廉小村道：“不是菩萨，是先母的灵柩。因是新年节下，方才拜过，香烛还不曾点完。”那人道：“我看你年将五十，为何不使先人安葬，尚然露柩停棺。况且入土为安，为子的焉可不念？”廉小村道：“非是不念。只因家贫无力，一时又寻不着块地土，故至今尚不能如愿。”那人道：“你既要葬，我到有一块好地，指与你葬了母亲吧。”廉小村忙问道：“你的地在那里？要价多少？容我慢慢设法。”那人笑道：“我一个穷人，如何得有寸土。这块地乃是一个乡宦人家的。”廉小村笑道：“你来耍我了。我一个做小生意的人，如何有这力量，要得大人家的地土做坟？只好做梦罢了。”那人笑道：“我不要你。这块地虽然他家不肯卖，却有一段机缘，包管你唾手而得，只当承你与我相处一场，作个谢礼。”因说道：“这地在云梦县葛藤山中，寅山辛向。我曾访过这块地，是你东村毛推官家的。他家不出十日之内就有祸事。你到那时备几个盒儿送他，后来你讨他这块地，他自然肯送的。你得了地，那时我自来指点你葬就是了。”廉小村听了，口中虽然答应道：“多承你好情。”心内好生不然。



还打帐再细细问他。那人说完早立起身来要走。廉小村再三留他过夜，那人不肯，竟自徜徉而去。潘氏因对廉小村说道：“这人今日为何说这些谎话？现今毛乡官家好端端的，怎知他家有事？就是有此事，我们一个小人家，也不好送盒与他。况他又不是甚么神仙，如何晓得。只好当做笑话罢了。”廉小村道：“他方才说毛家十日内有祸，且过十数日，看他应验不应验。”于是大家不题。遂不知不觉已过了八日，又是十三上灯时节，家家点灯，庆赏元宵。

却说这毛推官，名羽、字用吉。少年及第，曾做过福建延平府推官。因他有些爱钱任性，又被仇口生衅，当道参劾了归家。他虽然归家，而家中的山场田地仓库连廩却有无数。只恨年近五十，房中姬亲虽多，并无生育，止得奶奶白氏生了一个女儿，尚未周岁。只因这日是上灯之夜，与奶奶及姬亲们饮酒，叫家人竞放花炮，不期一个火星爆在梁斗之内，人俱不知，既而酒完，各人安寝。到了三更时分，那火星在梁斗中发作起来。一场大火，端的非凡。只见：

烈焰为灾，一霎时照得满天雪亮；祝融作祸，顷刻间烧得遍地通红。乍见了，还疑是火树上放出银花；再看时，早已知星桥边焚熔铁锁。惊欲死，鳌山上降来赤帝；吓杀人，花灯里滚出火龙。最怕是金蛇万道上下飞，可畏是烈电千层前后闪。忽然的烽火五更，端不减咸阳三月。

霎时间风添火势，火趁风威，一家人俱在梦中惊醒，爬起来手忙脚乱，都来救护。争奈风大火烈，救了这边那边又着，竟没救一头处。又是半夜三更，虽有附近居邻晓得是毛家失火，又因毛羽往日为人不睦邻里，故此只有人来看火，并不用力救火。虽有些家人，又只顾收拾自己房中的物件，一任他逐处延烧。毛羽没法，只得保着家眷，躲避在三间小披房中，妇女哭哭啼啼。烧



到天明，许多厅屋楼房，竟成了一块白地。这夜大火，远近皆惊，家家俱起来观望。廉小村夫妇也惊醒了起来，只见满天通红，不胜惊骇，连忙问人，俱说“是毛推官家失火，房屋尽皆烧完，这是天报他也。”廉小村听了甚是惊讶，因对妈妈说道：“那人之言，丝毫不爽。就不是神仙，也有些意思。明早只得要依他了。”

到了天明，廉小村果然买了四样吃食，自己挑着，望火场上走来。此时烟火尚未尽息，止存得西边几间小房。廉小村晓得做官的住在里面，遂一径挑入，将盒盘歇下。毛羽正在那里劝解奶奶。廉小村忽叫一声道：“老爷奶奶昨夜受惊。”毛羽看见，认得是卖豆腐的老儿，因问道：“你来做甚么？”廉小村道：“小人忝在邻居，久蒙老爷护庇，今见老爷回禄，心甚不忍，聊献野人之芹，以展寸念。望老爷奶奶叱收。”毛羽听了，暗想道：“我今早在火场上走着，这些小人俱说这火是天报我家。不但不来叹息，反生欢喜之心，使我好生不快。就是我往日这些亲族中，这时候也不见着人来问一声。这个老儿，往常又无恩惠到他，到有个怜我之意。不意尘埃中原有好人。”遂不胜感激道：“我遭此一变，向来受我恩惠者颇多，今见我至此，遂不相顾。你却与我素不相识，从无好处到你。你为何到有些好心，肯来看我？真不啻漂母一饭。我不好却你的好意，且领你高情，日后再谢吧。”廉小村见他肯收，便千欢万喜道：“老爷说这话，小人怎敢当也。”毛羽遂着人收进。众姬妾丫环仆妇乱了一夜，腹中正然饥饿。忽见有人送进饮食来，便一齐来收，各人分吃。打发了这老儿去后，毛羽〔问〕明，方知是前村磨豆腐廉老儿送来的。奶奶亦甚感他。正是：

交人若在惠时交，
些小殷勤念不消。
何事世人偏不悟，



专从熟处去呵泡。

原来毛推官房屋器用虽被烧毁，喜得官资黄白之物，却埋藏地下，未曾打动。只得取出来，连夜鸠工盖造，不两月成功，依旧盖造得画栋雕梁，亭台楼阁，比前更觉华丽。毛羽既经了这番火灾，亲耳中听见这些人笑他骂他，也就渐渐回心改过从善，结好邻里。有几个亲戚朋友，最称相好。自被回禄之后，竟疏疏冷冷，不来探问。今见他重新兴头，方才买礼物来亲热。毛羽撇不过情面，只得治酒留饮，心下待要轻薄他几句，又恐怕伤了厚道。欲要一味包容，又恐他不知惭愧。因想个主意。等酒〔席备〕完了，随叫人去请卖豆腐的廉老爹来。廉小村见请，慌忙走来问道：“不知毛老爷有何事呼唤？”毛羽道：“向日遭火，承你送盒高情，甚是感激。今又蒙诸亲下顾，故薄治一杯，请你来同坐坐，以表寸心。”廉小村听了惊逊道：“小老儿一介小人，怎敢与老爷众相公同饮。”毛羽道：“我敬你是个不趋炎弃冷的高人，所以请你，你不消谦得。”况乡党叙齿。竟叫他坐了首席。廉小村推辞不得，只得将椅子扯偏些坐了。众亲友看见，殊觉没趣，却无法奈何，也只得坐下同饮。大家饮了半晌，毛羽先问些外边的闲话，然后问及廉老儿家事，因说道：“你做此生意殊觉辛苦，倘有用力的所在，不妨与我商量。”廉小村连忙说道：“小人自幼经营此业，幸喜食少用舒，遣过岁月，到也相安。只有一事在心，日夜不宁。”毛羽忙问道：“你有何事？可对我说。”廉小村道：“只因家贫，无力葬母，近日寻了几块地，又因价高，故此忧愁。”毛羽道：“这有甚难处之事。我家山场田地各处俱有，你若要地，拣中意的送你一块何如？”廉小村听了，不胜大喜道：“若得老爷天恩，赐得丈地，存没沾恩矣。”毛羽道：“你去看，中意了，来对我说。”廉小村吃完酒，别了来家，心中甚是快活。因对妈妈说道：“果不出那人所言。我明日去见，只得要他这块地了。”



过了数日，廉小村遂来见毛羽说道：“前蒙老爷分付，小人已看了葛藤山中一块小地，是寅山辛向，四址俱开明白。只不知老爷心下如何？”毛羽道：“这块地，我已叫人看过，俱说不佳。你为何拣了？”廉小村道：“老爷是科甲流芳。坟山必要来龙雄壮，气象轩昂，方得合局。今小人止不过使先母入土为安，又焉论地脉。”毛羽点头说道：“即是如此，你去安葬罢了。”廉小村道：“为母求地，必求老爷示价，方得有据，后来便于子孙奉祀，免人议论。”毛羽听了踌躇道：“你这话到也不差。我今与你一个凭据。”遂走到书房中写了一张卖山文券，付与廉小村道：“你执此为凭，不须疑虑了。”廉小村见他慷慨写纸，连忙双手接了，就在地下磕头道：“蒙老爷施恩，慨赠坟山，不独生人感德，先人亦感恩于地下矣。”毛羽连忙扶起道：“些小之事，何消如此。”又坐了半晌，方才谢别而归。正是：

深山未必没奇阡，
有福之人方稳眠。
若不行仁并积德，
空教好穴卧啼猿。

廉小村得了这张文契，如得了异宝，连忙回家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

久矣萧条陋巷，
突然甲第连云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二回 阴功获报老蚌生珠 明眼识人野蕺倚玉

词云：

天虽有案，因果从来不漏。莫笑牛犁，体嫌蚌老，偏产承家华胄。眼儿即溜，早识他是个麒麟在厩。有时展足，一旦冲霄，方知不谬。

右调《柳梢青》

话说廉小村，得了毛家这张卖山文契，满心欢喜，忙作谢回家，细细对潘氏说道：“前日那个人，真是个活神仙，言言皆验，句句不爽。这块地定有些妙处。今既得了，但不知他几时方来指引我安葬，又没处去通个消息去寻他。”潘氏道：“他原说得了地再来。他前言既准，后来自然不差。你且将下葬的事情料理起来，等他罢了。”廉小村道：“这也说得是。”遂将这些下葬之事细细料理。不消数日，一应停当。正然盼望，忽见那人三不知走到前面，叫一声“廉善人，你的福缘到了，我来也。”廉小村突然看见，不胜欢喜，连忙请了他进来说道：“你不但是一位前知的神仙，竟又是一位有恩有信的圣人了。怎知我诸事齐备，恰恰走来？”那人道：“既许了你，怎么不来。”廉小村道：“其条件俱完，只有方向时日，候你来指明。”那人道：“寅山辛向。久已对你说明。若问时日，不消另选，随你几时到山，你只看有一个带铁帽子的人走过，便是吉时。你就安葬盖土罢了。”廉小村听了暗想道：“一个人怎么带起铁帽来？”因见他从前说话句句验过，便不好细问，只得半信半疑。因又说道：“我蒙你指示，得



地葬母，其恩非浅。我一向混混帐帐，也不曾请问得你姓名住处，求你说明，我也好时时感念你一声。”那人听了哈哈大笑道：“你要问我家乡姓名，待我写出来念与你听。”廉小村因取了一幅素纸，那人一面写，一面念与他听道：

我虽是草里安身，便渴杀了也点水不沾唇。要问名，何足问，止不过是个山人。若论爵在侯伯之上，奈何飞不去，将两翅压在下，若相并之鱼鳞。世上人，我眼昏昏认不多几个。他若是识得我，想将来决不是个凡民。佛菩萨一味空，笑我贪生怕死；孔圣人大居正，又怪我错走了旁门。谁知我有些影，未必全假；无定形，又未必全真。若肯向此中细味，则我依稀仿佛已现了元神。

那人写完念完，廉小村听了竟茫然不懂，又不好再问。因拿着那幅纸，只管沉吟。那人笑道：“你不必沉吟，等你新养的儿子中了举，你将此字问他，他自然知道。”廉小村只得将他写的纸儿，折一折收了，又叫潘氏收拾饭请他。那人道：“我今日有人请我，改日再来扰你。”说罢就走。廉小村再三留他不住，只得问道：“你几时再来走走？”那人笑道：“等你儿子做官、你做封君，那时机缘到日，我自然再来会你。”说罢如飞而去。廉小村见了，不胜惊又不胜喜，凡事不敢不依他。

过了两日，因将母亲的棺材雇人扛抬出殡，就有左近亲邻晓得廉小村出丧，俱来相送。不一时送出村口，廉小村再三拜辞了众人，自同潘氏与洁儿扶着灵柩，望葛藤山来。不消半日，早已抬到。众人知道廉小村不拣时辰，便七手八脚垦开土穴，就要下棺。廉小村见了，连忙上前止住道：“列位且慢些。我落葬虽不拣时辰，却要等一个人来。”众人听了只得住了手，等了一会不见人来，众人都不耐烦起来道：“一个荒山之内，除了我们这起出殡，还有那个人走来，不知你等的是个甚么人？”廉小村只得